



疼痛难忍

水土 著

群众出版社



疼痛难忍

水土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疼痛难忍/水土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014 - 4044 - 3

I. 疼… II. 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1795 号

疼痛难忍

著 者: 水 土

责任编辑: 姜海波 筱 谢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国工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数: 351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044 - 3/I · 1664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Contents

目 录

上 部 有水快流

天明黑一阵儿	/3
因祸得福	/9
老犍子死了	/12
李大矿和公社窑	/20
盖房子，娶媳妇	/24
公社完了	/31
寂静的掘进头	/45
爆炸	/53
闹丧	/62
城市生活	/68
回乡	/79
李大矿开窑	/90
恨爱变奏曲	/99
窑里见了煤	/105
跑步前进	/114
私了，公了	/128
又是一年春来到	/142

Contents

窑里窑外 中 部

夕阳下,窑口旁	/151
重归于好	/155
雪儿、娘和狗	/159
窑上来了李虎牛	/174
圈套	/182
雪儿的港湾	/202
点窑	/205
新的开端	/218
招工	/225
投奔	/233
谈婚论嫁	/247
时间过得真快	/249
上进	/260
剪彩	/265

Contents

下部 救人要紧

突水	/275
救援	/279
灭尸	/286
意外	/292
以恩人的名义	/298
生死牵挂	/305
李虎牛的天堂	/319
谁人欢乐谁人愁	/330
煤窑易主	/340
地球的那一边	/353
有人活着	/360
寻子	/373
向着光明奔逃	/389
瞄准李大矿	/407
团圆	/421

上部

有水快流



天明黑一阵儿

寂静的寒夜，两扇黑黑的街门沉闷地响了一声。伴着沉闷的响声，街门拉开一条缝。缝开处，一个叫李广太的少年斜身挤出。只见这少年惶忪着双眼，瑟瑟地拐进一条胡同，来到一个街门前，冲着破朽的门板喊叫了几声。喊声回荡在窄窄的长长的胡同，也惊动了远处近处的狗。待一切声息平静下来，李广太折转身，回自家重新钻进了被窝里。

没多大会儿，李广太喊叫过的那两扇破朽的街门，稀里哗啦一阵乱响。响过之后，有一位少年抄着手，缩着脖子，迈出了门槛。他颤抖着身体，走过胡同，穿过大街，来到村西头的一家院落前。这家院落没有门楼，街门是几根木棍拼成的栅栏，也没上锁，里面只用个弯曲的铁丝挂着。少年熟练地把手伸进去，取下铁丝，推开栅栏门，径直来到了西屋门前。西屋没有门，吊着厚厚的草帘子，少年抄着双手，用头一拱，就进了屋。寒冷的冬天，已使少年的上牙和下牙磕碰得厉害，想喊叫一声老犍子都困难了，只好用手摸到炕边，摸到炕上老犍子的脑袋，用劲摇晃了一阵，直到听见老犍子哼出了声，说出知道了、知道了，才走出来，算是完成了任务。完成任务的少年知道老犍子性子慢，起来还得好长时间，就准备走出院子，到李广太家耐心等候。就在这时候，北屋的灯突然亮了。这个时候亮灯，一定有好看的。少年便打消了立即要走的念头，蹑着手脚来到

了北屋的窗前。窗帘挡得太严，什么也看不到，不过一阵响动后，他听到了哗哗的撒尿声。也是急中生智，少年一个箭步跨到门前，从门缝里终于看到了老犍子的娘。老犍子的娘赤裸着全身，白晃晃的，正咝咝吸着凉气往被窝里钻，老犍子娘刚钻进被窝，又有一个赤裸的身体，白晃晃地站到了尿盆的旁边。那个赤裸的身体背对着少年，少年仔细一看，那是个男人，但不是老犍子的爹。老犍子的爹是罗锅，瘦得胳膊腿像麻秆，这个人虎背熊腰，壮得像头野牛，肯定不是老犍子爹。目瞪口呆的少年屏着气，想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没想到两股鼻涕已经垂挂得很长了，他不得不狠狠往鼻子里吸，谁知吸鼻涕的声音太大了，叫老犍子的娘听到了，只听嘎的一声，屋里的灯熄灭了，老犍子的娘厉声问：“谁？”

少年急忙把头转向西屋的方向，扯开嗓子喊：“老犍子——”

老犍子娘道：“鼻涕王，你不知道李大矿在西屋？”

鼻涕王撒开腿，一路喊叫着老犍子就往李广太家跑去。

李广太对鼻涕王很不满意，说我都睡醒两回了！你咋才来？鼻涕王把两只紫红的手伸到炕头的火苗上，频繁地吸着鼻涕说，你还不知道？老犍子多慢啊。说着就哧哧笑起来，把看到的老犍子娘的光身子和那个不是老犍子爹的男人事告诉了李广太，李广太也觉得好笑，就跟着鼻涕王笑起来。这时，屋子另一头的炕上，李广太的娘已经爬出被窝，伸出双臂，把一个铁锅坐在了火上。李广太的娘看着穿着破烂的鼻涕王，唉唉地叹着气，说，这孩子，连个棉鞋也没有，快过来喝两口羊汤。李广太就过去，把温热的羊汤盛在两个碗里，给鼻涕王端过来。正喝着，老犍子也来了，因鼻涕王和李广太共同拥有了老犍子娘的一个秘密，所以见了老犍子就又笑起来。老犍子问他俩笑啥？他俩说不笑啥，催说着快些吧，一会儿就天明了。李广太娘看着带一身凉气的老犍子，又不住地叹起气来，说，这孩子，连个袜子也没穿，啧啧，快来喝两口羊汤。老犍子慢慢腾腾地去取碗，去盛羊汤。喝羊汤的时候，他也是慢条斯理，



好像要把羊汤里每一块血条都看清似的，难道这么好吃的东西，他都不急着吃吗？直到李广太和鼻涕王把碗里的羊汤都喝了个精光，老犋子碗里的羊汤还没下去多少。李广太便不等了，一把把他手里的碗夺过来，三口两口喝下去，又抓起炕头的煤布袋，说，走吧！

那时，整个李家窑，能喝上羊汤的只有李广太家，能烧起两座火炉的也只有李广太家。这是因为李广太的爹在大矿里当工人，每月都开着钱。还有，李广太的哥哥在市里工作，也开着钱。李广太到过市里一次。整个李家窑的少年，到过市里的只有李广太一人，而且从市里回来的时候，还带回一把用自行车链子做的手枪，能崩火柴棒的那种。就因了这些，村里的少年都围了李广太转，李广太也能在少年中发号施令。他说谁谁谁，不要叫你爹起的那个名了，叫什么什么吧，于是大家就把那人的大名隐去，专唤李广太给的外号了。可以说，李家窑的少年，都有外号，所有的外号，都是李广太给起的。

踩着冰凌，穿过一条卵石累累的河滩，再走上一段土路，就到了煤矿。那是一座叫李广太自豪的煤矿，因为李广太的爹在那座煤矿里上班；那更是叫李家窑以及相邻村庄的人们自豪的煤矿，因为那个煤矿，村人们看见了汽车、看见了火车，村人们还用上了自来水，用上了电灯，用上了电碾子电磨。那座煤矿，也是村人们取之不尽的宝藏，不定谁就会顺手把矿里的木头、铜、铁、煤等有用的东西，或藏在驴车里、或埋在箩筐中、或掖在衣服内带出矿外，带到家里。因此，村里的人们除了可以用木头做些櫈椽家具，用铜铁换几个零花钱外，受惠最大的就是家家不愁煤烧。不过，这样的便宜越来越不好占了。据说村人们到矿里拿得太厉害了，有的竟然把价值数万的设备拆毁砸烂卖铜卖铁。这样的话，矿上就加强了警戒，看守得更紧了。李广太知道矿上看守得紧了，他爹告诉过他，叫他不要去了，可他还是想去，他觉得夜里去矿里搬煤很有意思。他带着老犋子和鼻涕王，来到围墙根。然后学着刚看过不久的几部电影，诸如《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上的做法，率先翻过围

墙，猫着腰看了看里面没有情况，就往外扔了一个石子。得到信号，老犍子和鼻涕王也翻过去了。今天他们选择的是锅炉房。锅炉房的前面有一大堆块煤，块煤被铁丝网围着，在寒冷的灯光中，发着晶莹的光泽。李广太命令老犍子和鼻涕王像他一样趴下，匍匐着前进。爬到铁丝网前，他又命令老犍子在外面放哨，一有动静就咳嗽，他便带着鼻涕王从铁丝网下爬了进去。他和鼻涕王趴在煤堆上，挑选着合适的煤块。煤块不能太大了，太大了搬不动；也不能太小了，太小了费这么大劲搬回去不值得。就在各自选好了煤块，将要搬动的时候，因煤块相互挤压着，猛一松动，好多煤块哗啦一下坍塌了。坍塌声惊动了锅炉房里的工人，那工人推开门，举着铁锹蹿出来，喊道，往哪跑！也许是那工人扑得太猛，他在越过煤堆的时候，脚下的煤一滚，摔倒在煤堆上了。借着这个机会，李广太和鼻涕王扔下手里的煤块，慌慌地钻出了铁丝网。铁丝网上的尖刺，把李广太和鼻涕王的后背拉开一条大口子，棉絮露了出来。大口子迎着寒风，好像在咧着嘴哭一样。

别的没地方可去了。井口倒是源源不断地出着煤，但那里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工人们叮叮当当干得正欢，根本下不了手；煤场也有的是煤，但那里警戒更严，一只老鼠爬进去都会被发现。三个瑟瑟发抖的少年，躲在暗处，看着所有明亮的地方，都有穿着棉大衣来回巡逻的护矿矿警，于是，他们便循着原路，翻过围墙，来到了矿外。

李广太抬头看看天上三颗连成一串的星星，说：“绳儿到东边了，快明了。”

鼻涕王不住地吸着鼻涕，腋窝里夹着一根长长的胶皮，那是电缆的外皮，不知谁剥了外皮，取了里面的铜芯，也不知鼻涕王啥时候在哪捡起的。

老犍子却慢吞吞地说：“天明黑一阵儿。”其实，老犍子比李广太和鼻涕王知道得多一些，因为他比李广太和鼻涕王大几岁，他在五年级一直蹲了三年多，好像就是为了等待这两个并非同龄的好友



似的。

这时，三位少年几乎同时看到了不远处的一片灯火，那是紧傍在大矿边沿的一个小矿，人们都叫公社窑。李广太问老犍子：“你爹是不是在公社窑里？”

老犍子说是，还说公社窑有一个风井，是斜井，顺着斜井可以下到窑里。

就这样，三个失落的少年，乘着黎明前的黑暗，摸到了那个无人看守的斜井口。井口朝着天，像一个昂首的雄狮张开了巨口。三个少年把鼻涕王捡来的胶皮点着，照着明，顺着坡上的导轨，往下慢慢走。走得很深了，都看到头顶滴水了，脚下也是潮湿滑腻的。于是他们感到了恐惧，都放慢了脚步，不敢再往下走了。这时，他们发现了巷道两旁的煤壁，明晃晃的，全部是煤。他们想抠下一块，但煤壁很硬，他们没有任何工具，只能望煤兴叹。就在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从斜井的底部射来几束灯光，灯光很乱，似乎是一群人争抢着往上跑。不一会儿，三个少年就听到了杂沓的脚步声，那群疯狂往上跑的人离他们很近了，他们到窑里偷煤一定是又被发现了，快跑吧，被公社的人抓住，可比被大矿的人抓住厉害。公社的人会找到大队、找到学校，他们会挨批斗的。一意识到这些，三个少年就拼命往上跑，跑着跑着，就滑倒了、绊倒了，他们爬起来继续跑，有时起来得慢了，就四肢着地像狗一样往上爬。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往上跑，都跑不过下面的人，眼瞅着，下面的那群人已经到了他们的屁股后面，三个少年已经听到了后面人的粗重的喘气声了，他们感觉到只要他们一伸手，就会把他们抓住的。他们都喘不上气了，腿软得再也跑不动了，便都说着完了、完了靠在了煤壁的柱子之间，瘫坐在地上。

就在他们准备束手就擒的时候，后面的那群人跑到了他们跟前，又越过他们，理都没理他们向井口继续跑去。通过杂乱的灯光，三个少年都看到了那群人簇拥着一个血淋淋的人。那个血淋淋的人，在一个汉子的背上趴着，头上没有安全帽，头发蓬乱，双眼

紧闭，头颅歪在一边，脸部的一侧淌着几道粗细不等的血流，另一侧几乎全部被血所染，后面的人则有的托着血人的屁股，有的推着血人的背，还有两个人提着血人的脚，其中一只脚好像已经与腿断开，扭着几个弯，不知是裤子连着还是皮肉连着。这些人个个喷着粗气，不顾一切地往上跑去。

三个少年虚惊一场，感到身上的汗水都快把棉袄湿透了。李广太看看井口发白的天，说：“咱们走吧。”

李广太和鼻涕王向着井口爬去，爬了几步，不见老犍子，回头一看，老犍子还在原地缩着，两人又走下来，来到老犍子跟前。老犍子说：“那个人，我看着像我爹。”



因祸得福

老 犍子说得没错，那个血淋淋的人就是他爹。他爹被弄到大矿医院，没待抢救就断气了。按李家窑的规矩，死在外面的人不能进家门，因此灵堂就搭在村外，老犍子披麻戴孝守候在棺材旁。那几天天很冷，但老犍子没怎么受罪，原因是棺材两旁盘起两座灶火，两座灶火敞开了烧煤，煤都是公社窑上用拖拉机送来的。人们围着旺旺的灶火，焖小米捞饭、烤麻糖、聊天，一村의男女老少都来这里观看了，要不是那口棺材和飘动的孝衣以及时不时响起的老犍子和老犍子娘的哭声，真就像过节一样。

在这等事上，最能显出远近亲疏了。李家窑的人都姓李，但却是两大家，相传很早的时候，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下过来李姓弟兄两个，看到这里依山傍水就落脚了。弟兄俩以一棵柏树为界，老大住在柏树东边，开垦东面的那片土地，老二住在柏树西边，开垦西面的那片土地，祖祖辈辈下来，李家窑就成了两大家。老犍子这一大家都在柏树西，柏树西的人自然都要来帮忙，但在帮忙的人里，跑前跑后特别卖力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一队的队长李长福。李长福是柏树东的，李长福的哥哥又是村支书，所以他特别显眼，也特别让柏树西的人感动。也是因为李长福从中说话，出殡那天，支书特批老犍子家可以放鞭炮，可以吹唢呐，可以放开胆子号丧。那几年，这些都是禁忌的，但李长

福的支书哥哥说了，人家牺牲在公社的窑里，人家比泰山还重，谁要不服气，也牺牲牺牲给我看看。支书自始至终，没说一个死字，说的都是牺牲，村人就觉得很郑重，没有一个不服气的，没有一个说闲话的。所以，出殡那天场面非常热闹，光鞭炮就燃放了一街。

李广太和鼻涕王都是半大小子了，在这等大事上该靠前了，况且他俩还是老犍子的好友，所以他俩在混乱热闹的人群中，勇敢地挤进了抬棺材的队列中。可是，当他俩刚刚摸住抬棺材的杠子，就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推到了一边，两人抬头一看，推他们的人正是一队队长李长福。李长福异常兴奋，嘴里喊叫着什么，脖子上的青筋暴得很粗。鼻涕王不服气，跟着李广太硬是往前挤去。一直到坟上，也没轮上李广太和鼻涕王抬棺材。回来的路上，两人不免闷闷不乐，李广太就说，都怨李长福多管闲事！鼻涕王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那天夜里和老犍子娘睡觉的，就是李长福。

由于李长福从中帮忙，老犍子爹死后的赔偿很丰厚：两拖拉机上好的块煤，记一年的工分，安排老犍子娘到公社窑上班。

也因了老犍子娘成了寡妇，老犍子娘的旧事才被人翻出来，李广太和鼻涕王才知道了老犍子娘不是本地人。怪不得她说一口与本地不一样的话。原来，在没有李广太、鼻涕王和老犍子的一个早晨，老犍子爹背着挎篓去拾粪，走过河滩，在一个水洼边的小石房上，发现有两件女人穿的花衣裳。那小石房是看庄稼和放羊人遮风避雨用的，平常很少有人在里面，更没有女人在里面。老犍子爹就觉得蹊跷，悄悄靠近了石房。那是个夏天，那时天也大明了，他靠近石房，往里一看，蓦地被眼前的景象震傻了。里面的干草上，卧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那女人那个白啊，那弯弯曲曲的肉体啊，简直让老犍子爹喘不过气了。他就那么痴痴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还不见女人有反应，就以为那定是个死人了，就大着胆子走进石房，试图去触摸一下这具稀罕的肉体。当他的手刚刚触摸到女人的身体时，女人呼地坐起来，惊叫起来。老犍子爹不知所措了，任着眼前的女人惊叫。女人惊叫完了，平静下来了，老犍子爹才想起来石房



上有花衣裳，便跑出来，拿下衣裳，扔在女人的身上。等了一会儿，一个穿戴整齐的俊俏女人站到了老犍子爹的面前。那女人告诉老犍子爹，她是安徽人，家住淮河岸边，淮河闹水灾，把她的村子都淹了，她全家都死了，她一个人逃荒要饭来到这里，昨天下了一场雨，她的衣裳都湿了，晚上她找到这个没人的石房，把湿衣裳晾在房顶上，打算夜里晾干了再穿，没想到饥饿劳累，竟让她睡得这样死。接下来的事就顺利了，那女人对老犍子爹说，既然你已经看了我，你就娶了我吧。老犍子爹家里很穷，正愁娶不上媳妇，就把拾粪的挎篓背在肩上，高高兴兴地领着她回家了。第二年，这个女人便给老犍子爹生下了老犍子。

不管怎么说，老犍子爹的死，让李广太和鼻涕王知道了老犍子娘的来历，也让李广太、鼻涕王和老犍子的关系出现了转折。引导这个关系转折的，是老犍子娘正式到公社窑当上了保管。不久，老犍子也不上学了，跟着他娘到公社窑上班了。李广太家境稍微好一点，没上完高中，就被大矿招工，当工人去了，而鼻涕王却一个人在村里村外流浪开了。

从那一年开始，三个少年再不能结伴到大矿偷煤了。确切地说，是老犍子爹的死，结束了三个少年到大矿偷煤的历史。